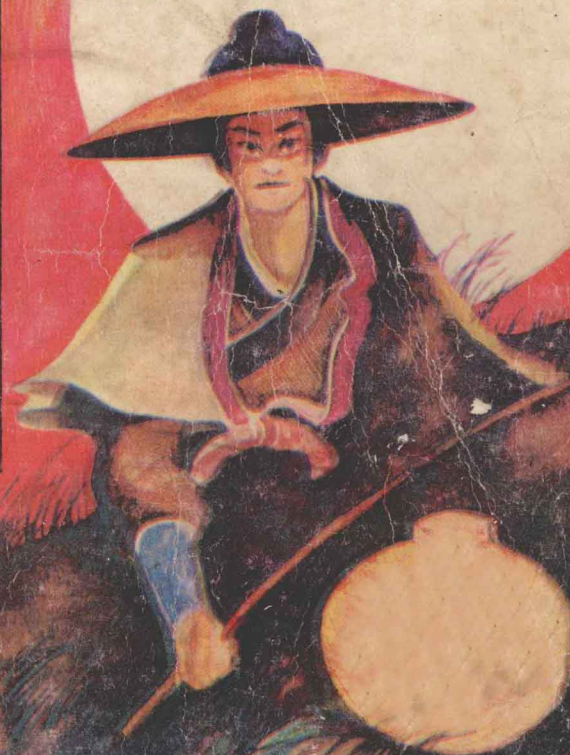


江湖夜雨十年燈

諸葛玄題



第十一章

恩难酬白骨 泪可到黄泉

黄鹤楼在武昌汉阳门外，蛇山之上，面对着滚滚东流的长江，揽楼远眺，别是一番胜景。

相传仙人吕纯阳，曾在楼头壁间，画一黄鹤，以为乞酒之酬，嗣后此鹤每逢客至，迭飞下衔壶送觞，一时酒楼名声大噪，宾客云集，数载后，吕纯阳仙驾再临，举手一招，跨鹤登天而逝。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之句，流诵千古，而此楼亦得不朽矣！

这一日为武当掌门松月道长，假黄鹤楼广邀各大宗派好手，共商要务，是以一大早，江畔即为玄门羽士所布满，武当弟子，无论俗道，均有职司，忙忙碌碌地来往迎宾，直到近午，楼头座位已无虚席，客人也到得差不多了！可是这些江湖豪客，不但没有谈笑风生，反之一个个脸色庄重，偶尔窃窃私语，也都声音绝小，而且脸上都流出一种企盼的神情，好似在等着什么重要的人物似的！

主座上，除了武当掌门松月外，另有他的师叔无为道长。昆仑名宿钟二先生，少林涤尘大师，峨嵋金顶侠尼天心，崆峒知非子，点苍掌门孙无害，终南柳长青等。

其他尚有数人，虽在上次与韦明远出头邀约，却因为辈

分所关，委屈在边座上去了！

知机子与古白水不见踪迹，因为他们在前夜受人暗算身死，陈尸荒野，死法很是奇特，胸前若受重击，衣衫尽焦如火灼，身旁以血书大字：“犯我者死！”字迹，分明又是天龙传人韦明远！

所以当个武当弟子上楼来，在松月道长的耳畔轻轻说了一阵话后，松月脸色微微一动，站起宣布道：“来了！”

楼下已有人唱名道：“太阳神韦明远！天香玉女杜素琼。”

韦明远与杜素琼刚走到门口，听见他们的唱名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这本是二人开玩笑时互取的名号，不知武当派的人何以知晓！当下韦明远立刻对那唱名的弟子问道：“方才兄台所报在下与杜姑娘的名号，系从何根据？”

那人诧道：“二位远在数十丈外不是先命尊价投帖，在下按帖唱名，未知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
韦明远与杜素琼面面相觑，啼笑皆非。

那弟子将名帖朝二人面前一递道：“名帖尚在，难道是我杜撰不成！”

韦明远瞧那帖上并排着两行字，与所唱报的丝毫不差，由且赫然又是自己笔迹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那投帖的人呢？”

“尊价投完帖后，即行离去，我们接待的是韦大侠与杜女侠，难道对尊价尚需接待……”

韦明远不理他话中的奚落，依然急问道：“那投帖的人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韦大侠连尊价的样子都不清楚，我怎么会记得！”

韦明远顿足道：“我孑然一身哪里有什么仆从！这人关

系极大，怎么让他溜了，他往哪里去的？”

这时松月道长已在楼头现身，冷然道：“韦大侠杜女侠确是信人，既来赴会，不上楼一叙，却与门下弟子一味罗嗦则甚？”

杜素琼一扯韦明远的衣襟道：“这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居然不露痕迹，可见心机武功俱在我们之上，此刻要找也找不到了，还是先应付目前的处境为要！”

韦明远无可奈何！只有朝松月一拱手道：“江湖小卒，辱承六大门派相邀，敬来践约！”

松月道长也回了一稽首，漠然道：“二位请上楼！”

韦明远也不在乎他的冷漠，与杜素琼二人并肩上了黄鹤楼，四座群豪并无一人起立相迎，而且投过来的，俱是恶毒的眼光，“千夫所指，不疾而死！”那滋味是不好受的！

松月道长身为主人，仍是耐着性子，将他们迎到主座的空位上坐下，然后向四周朗声道：“本来贫道柬邀诸位，乃是为共商对付长白派新任帮主白冲天之策，然而事起仓猝，近日武林中又有一件重要的事，亟须解决的，现在人已到齐，就请各位提出一谈！”

韦明远立刻站起来道：“各位所说的事，必是关于在下伤害点苍吴云麟，韦明远敢对天盟誓，那事绝非我所为！”

崆峒长老知非子站起来，愤然作色道：“那事绝非阁下所为，则敝师弟知机子与终南古白水大侠之事又系何人所为！明人不做暗事……”

韦明远听得莫名其妙，惊问道：“他二人怎么样了！”

知非子冷哼一声道：“怎么样了！陈尸荒郊，而且又欣见阁下豪书再现！”

韦明远一听，知道又让人栽了赃，不由得急道：“在这三天来，未离黄陂旅邸一步，那店中伙计俱可为证，这事怎么又牵扯上我？”

知非子冷笑道：“阁下好利的嘴，那些俗人能看得住你韦大侠？再说，普天之下，还有第二人会‘太阳神抓’，我很奇怪，阁下敢在尸旁留名，却没有胆子在天下英豪面前承认！”

韦明远更惊奇道：“他们伤在‘太阳神抓’下？”

“胸前一击！衫上焦痕，舍你韦大侠‘太阳神抓’之外，难道尚有第二人擅此等功夫！”

韦明远大声地道：“此人绝不是我！但我已有线索！”当下把有人代为投帖之事说了一遍。

松月道长目注名帖，半晌道：“贫道绝不偏袒任何一方，韦大侠何妨将此名帖当众再书一遍，他人学步，东施效颦，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！”

韦明远把名帖再看了一遍，觉得这暗中陷害之人，心思之狠，方法之密，简直无懈可击，不由得长叹道：“不必再多此一举了，即使我自己写，也不会比它更像了，唯一的办法，请道长问令弟子，或许稍有端倪！”

松月尚未开口，终南掌门柳长青已接口道：“阁下何必再弄玄虚，这种肤浅的障眼法，连三岁孩童都瞒不过，韦明远，你还是趁早认罪吧！”

韦明远愤怒填膺道：“你们认定是我所为的了！韦明远若非父仇未报，我就立即自绝于此！也好让你们负疚一生！”

知非子却冷笑道：“你若不死我们才不得安宁，‘太阳神’‘天香玉女’好响亮的名头啊，扬名之道甚多，我就不

明白你们何以要出此下策，引得人神所共愤！”

韦明远知道再无可辩，索性将心一横道：“就算是我所为！各位又待如何？”

知非子长笑道：“阁下早就如此承认，岂非堂皇多了！血债血还，台端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办，何必还要旁人多作饶舌！”

杜素琼也是满脸悲愤地站起来道：“希望各位慎重行事，切莫轻举妄动，以便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我担保韦师哥绝未做那些事！”

柳长青哈哈长笑道：“杜女侠，你的名字也在内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别再费心替令师兄洗刷了！我最难相信的是，韦明远并非当今绝世高手，人家何必要冒他的名字，学他的字迹呢！”

韦明远气怒之极，厉声道：“琼妹！别再说了，这些人自命为侠义道，其实比猪狗还不如！今日若是不死，我发誓要真正做几件事情给他们看看，也让他们知道逼人上绝路该得何种后果！”

大家见他出声漫骂！俱都愤怒得站起来，韦明远却视若无睹，朝四周回然一顾，惨笑道：“黄鹤楼千古胜景，韦明远虽死，却不愿做破坏名胜罪人，江畔辽阔，正可一搏，走吧！”

说着领先下楼，杜素琼默然相随，群豪一哄跟上。

少林长老涤尘走在后面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但愿我能相信他是无辜的！”

峨嵋侠尼天心在他身旁亦低声道：“我倒真相信他是无辜的，群情激愤，奈何！”

两位高人，惟有相视一作苦笑！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昼夜呜咽的江水，翻着泥黄的浊浪，流去无数英雄豪杰的足迹，只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作为后人们凭吊浩叹的资料。为酒余茶闲，平添无限感慨！

今日，长江中黄色浊浪特别汹涌，拍击在岸边上，激起白色的泡沫，象征着又有一个年青的英雄要陨落了。韦明远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，显得异常的落寞，然而他毫无一丝怯懦，夷然地问道：“已经到地头了，各位是准备单打呢？还是群殴？”

以他的年纪，说这种话似是狂妄一点，然而天龙姬子洛英名盖宇内，飞环铁剑震中州韦丹当世豪侠，他学兼两家之长，以身份而论，他够资格说这种话的！

群豪互相对望了一眼，太阳神抓之威众所周知，谁也没有把握敢说单独接得下他。

崆峒知非子心计最工，略一沉吟道：“三日前六大门派均有人向阁下邀约，因此今日每派至少都会有一人接待你的，我看对手干脆由你自己挑选，这样算看得起你韦大侠了！”

四周人群闻言后，略微起了一阵骚动，佩服知非子的心思，也有人摇头不以为然！

韦明远功力再强，到底年纪太轻，若是由各派自行派人出战，颜面攸关，他们绝不好意思叫老一辈的人下场，令韦明远自抉对手，凭着年青气傲，他倒是一定会选最强的！

韦明远眼睛紧盯住他看了一眼，这年青人智慧超人，已把他的心思洞悉无遗，沉声道：“你是所有人中最坏的一个，韦明远不才，愿意先挑你独斗一场，设若侥幸得保不死，再

一起领教其余五派高手！方法是你想出来的，阁下大概不至于说了不算吧！”

知非子没想到韦明远第一个就找上了他，心中虽不免略存怯意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怎么也丢不起这个人，所以只好装作爽朗地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老夫有幸，先领教飞环铁剑家传绝学！”

他实在是怕太阳神抓，是以在对手之前，想先拿话将韦明远扣死，心计之深，实罕有其匹！

韦明远却神光湛然地长笑道：“老贼！我还不屑用‘太阳神抓’对付你呢！上吧！”

知非子被他说得满脸飞红，狂喝道：“无知小辈，你太目中无人了！”

说完一抖手中钢拐，盖天彻地而至。

知非子的铁拐在兵器中称曰李公拐，纯钢制就，沉重无比，他本人身列崆峒高手，功力自是深厚，拐影如山，隐含风雷之声，呼呼霍霍，形势确是惊人之至！

然而韦明远仅仗着手中铁剑，居然敢与他的拐杖硬接硬架，而且不露败象，尤足令人惊异！

酣斗至五十合，韦明远由于功力减退三成，渐有手酸之感，而知非子仍是后劲无穷。

突然他想起了等一下尚有五大门派要斗，想起了师门与父亲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岁月，不由激起万丈豪情。奋力一剑击退了知非子的钢拐，喝道：“你注意！韦某的第二样家传武学要出手了！”

语毕，在指上纳下二相钢环，比在手中！

“飞环铁剑”！在江湖上盛传其剑，罕闻其环，知非子

在心中严密戒备，口里仍轻松地道：“铁剑平平，环也不见得高明到哪里，韦丹当年浪得虚名，轮到他的后人，却更不济了！”

韦明远阴沉地道：“你且慢得意，等一下就可分晓到底是谁浪得虚名！”

真力提足，那一枚铁黑色的指环缓缓升起，仿佛有人托着似的，直向知非子的面前飞去！

知非子见那钢环来势虽缓，暗劲却强劲异常，不敢怠慢，忙举着铁拐，蓄势以备一击！

韦明远却口含厉笑，从容而立。

铁环飞至知非子半丈远近，势子突然加速，挟着尖锐的破空之声，电射而至，知非子大喝一声举拐击去！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一拐击得其准无比，可是他们意料中的叮然一声却未曾出现！

最吃惊的是知非子本人，他以为睹准的一拐击出，那枚指环竟是一个幻影，应拐化为乌有，抗力全无，念头尚未转过，胸前骤感巨痛，苦练二十年的玄门气功，居然完全无效，那枚飞环端正地嵌在上面，狂吼一声，李公拐呛啷脱手，人也随着嗒然倒下。

韦明远冷然地上前在他胸前拔出指环道：“要是被你躲开，这二相钢环还够资格与铁剑同震中州，我击你前胸，为的是惩你心计太工！”

知非子满眼狠毒地望着他，很想起来给他一掌，可是全身疲软，全无一丝力气，他知道这一身功力是全废了！

少林涤尘大师合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韦施主手法之妙，堪称空前，寓幻于实化实为无，深得二相之谛，只是手段太

狠一点！”

韦明远凛然道：“我只取他功力，若是他李公拐胜了，韦明远所失岂仅性命，恐全尸亦为难保，大师何独怪乎我！”

他说的是事实，涤尘闭口无言。

有武当门下将知非子抬开将息，韦明远镇定地道：“在下敬请五大派高手下场一搏！”

他说得豪气干云，四下无不动容。

“当年我见过他的父亲，好像还没有他这份豪情！”这是一个武林前辈出自真心的低赞。

“过满则溢，过刚则折，唉！年青人！”这是另一个前辈的感叹！

公孙楚走出一大步，“老夫候教！”

昆仑钟二先生亦走一步道：“老朽代表敝派践约！”

终南的柳长青也出来了！

这三个举世瞩目的高手联合对付一个青年人，该是一桩盛举，韦明远是值得自豪的了，可是他仍不满足，木然地飘了他们一眼，依旧静立伫候，因为尚有两派人未出场！

涤尘大师宣了一声佛号，突然道：“少林退出此约！”

侠尼天心也跟着道：“峨嵋亦不参与此事！”

临阵退约，本是很不光彩之事，然因提出的是两位众所敬仰的空门高人，大家不会认为他们是出于怯懦，反而是认为他们不屑于参加群斗，因此不但韦明远不解，连已出场的三人亦均勃然色变，以为少林与峨嵋是存心在扫他们的脸皮！

韦明远微拱一下手道：“二位莫非是认为在下不值一顾！”

涤尘大师摇头合掌道：“非也，老衲与天心师太亟愿相信施主是受人所害，因此不参与此场比斗！施主千万不可误

会！”

此言一出，场中三人脸上的悻悻之色才清淡下去，意见不同，当然不能强人所难，韦明远却感激之至，深深地罄折弯腰，至情流露地道：“晚辈敬请二位相知之德！只要这世上尚有人明白我身受冤屈，晚辈虽死而无怨，只是昔日清心前辈之事……”

侠尼天心平静地道：“敝师姐之事，已有门中弟子相告，彼时施主不知白冲天冒充幽灵，师命难违，自是怪不得施主！”

韦明远再打一躬：“晚辈刻骨铭心，只憾无以为报！”

此时公孙楚已经不耐烦地道：“韦朋友假若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开始罢！”

突然崆峒掌门追风剑客孔依萍排众而出道：“少林峨嵋不参加，老朽愿意补缺，韦大侠能接受吗？”

他师弟知机子与知非子一死一伤，身为掌门，当然无法不闻不问，是以不顾身份提出这个要求。

韦明远抱定必死之心，对多一人少一人根本不在乎，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：“可以！”

杜素琼却娇躯一飘，进入场中道：“我想帮师哥共接你们一场，不算倚多为胜吧！”

四个老人脸上一红，柳长青勉强道：“天龙天香不分家，杜女侠当然可以参加，假若女侠是认为我们人多的话，一个个地来也行！”

杜素琼道：“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只想与家师兄同进退而已！”

不想韦明远突然道：“不行！琼妹，你回去！我不要你

帮助我！”

杜素琼秀目含泪，急道：“师哥，你……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道：“师妹！我孑然一身，举目无亲，今日一战，凶多吉少，设若我死了，那身后未了之事，全靠你代为料理了！”

这一番话说得情深义重，杜素琼忍泪悲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取雪海双凶之头，为我父亲报仇，这件事是我一生的心愿，只有委托你了！”

杜素琼一掠额前秀发道：“你身死之后，他们会放过我吗！”

柳长青傲然一笑：“一个女流之辈，我们还没有放在心上！”

韦明远不理他折辱之意，只是瞪着他道：“你这话算得数吗？”

少林涤尘突然在一边道：“老衲愿意负责杜女侠安全！”

韦明远回身一揖道：“多谢大师！”

然后执着杜素琼的手道：“琼妹！你退下去吧！你活着比陪我死去重要多了！”

杜素琼任他握手温存片刻，毅然地抽回手。

“师哥！我听你的话，为你活着！你若死了，我不但会替你了却心事，而且也会替你报仇，扰得他们四大门派永无宁日，也让他们知道一个女流之辈会有多大能力！”

咬牙抽身而退，眼中满是杀机。

侠尼天心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冤孽！冤孽！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但愿这是你杜女侠的一时气愤之言！”

杜素琼默默不语，仇恨之意未减！

韦明远此时却似愤怒之极，仰天长啸道：“屠龙屠狗成何事？学书学剑酬素志，男儿有泪不轻洒，皆因未到伤心时，韦明远今日有口莫辩，欲哭无泪，皆是承各位之赐，你们还等什么？赶快上吧！”

长歌当哭，热血沸腾，听得众人俱皆一愣，连场中的四个人，也都迟迟的没有出手！

追风剑客孔依萍生怕大家变了心意，忙道：“羞刀难如鞘，错也只有错到底了！”

说完迎面一掌推去！韦明远已经拼着不要命了！提足十成功力，举掌迎上，砰然一响，他自己震得浑身发颤，孔依萍却连退三步，才拿桩站住，喘息着道：“纵虎容易擒虎难，各位还等什么？”

其余三人也不再犹豫，掌影如山，交互攻至，韦明远亦尽情地展开家传武技与幽灵谷中所学，战成一片！

这四人有的是一门之长，有的是派中精英，功力深厚，招势凌厉，韦明远纵有通天之能，也架不住，幸而他是杀红了眼，用的俱是舍命的打法，才使四人略有顾忌。

廿几合之后，柳长青一掌击中他的后背，韦明远但觉嗓子一甜，哇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跌坐在地上，这四人到底是名家身份，没有赶尽杀绝，只是围站在四周，提防他逃逸。

孔依萍鄙夷地撩拨道：“天龙传人，铁剑虎子，你威风到哪儿去了，是英雄好汉就该站起来呀，别坐在地上装死！”

他是气怒韦明远当众废了知非子，予崆峒绝大侮辱，所以出言尖刻，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。

韦明远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突地大喝一声，“太阳神

抓”聚足余威，朝着四人发去！

一股灼热劲道猛扫而至，柳长青首当其冲，硕大的身躯被击得向后直飞，叭哒一声落下，胸前焦黑了一大块，顿告毕命。

钟二先生亦因距离较近，一条左臂应声而折。

孔依萍与公孙楚被逼退了三四步，狼狈不堪。

韦明远自己则再吐了一口鲜血，脸如淡金，周身力已用尽，一股求生的意志支持着也不倒下来，反身向江畔走去，脚下踉跄几不能成步！

孔依萍与公孙楚朝地上望了一眼，柳长青的尸体激起他们同仇敌忾之心，不约而同的拔步追上。

韦明远已将走到江边，背后两股狂飚骤至，夹以孔依萍苍老的声音，疯狂而愤怒地喝道：“心狠手辣的小辈，你往哪里逃！”

韦明远想躲也躲不了，背后又受了一下重锤。

带着铁剑，带着飞环，带着一颗愤怒而仇恨的心，带着一身绝艺，也带着一身重创，直向江中落去！

江水掀起一阵巨浪，黄色的水波将他吞没了。

周围的人静悄悄地看，没有一丝声息，一个年青的高手陨落了，他们的心中有着惋惜，也有着一丝内疚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涤尘大师与侠尼天心同宣了一声佛号，只有这两位佛门高人的脸上是平静的，他们的内心呢？

杜素琼极为冷漠地望了每一个人一眼，似乎要记住每一张脸的样子，然后缓缓地离去，没有一个人阻拦她！

江水奔腾着，呜咽着。

“你唱我也唱，都唱长江好荒凉，你说神龙一条像长江，我说他满身都是窟窿疮……”

寒夜，有舟子在江上悲歌。

夜雨霏微，偶有孤舟行于江上，桅上挂着一盏盏黯淡的红灯，似萤火般的闪烁不定。

江畔伫立着一个面罩黑纱，身穿黑衣的身影，对着茫茫无际的江水，幽幽地说道：“你安息吧！你是该死的，因为你若不死，我就无法活下去了，所以我要用你的名字，你的笔迹，将你逼死，然而你不会真正死的，因为我还会继续用你的名字，你的笔迹活下去！”

说完又在江畔默立片刻，才像一只黑色的夜枭，突然地高飞拔起，几个转折，消失在暗空中了！

黄鹤楼头大会，因为韦明远之事，弄得不欢而散，商量不出什么结果来，然而白冲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。

江湖上似乎是平静了，然而明白的人知道这一阵出奇的平静，正在酝酿着轩然大波。

果然在黄鹤楼会后约有半年，点苍派高手公孙楚半夜暴毙于云南大理的家中，死状奇突，周身发黑，仅胸前有一血红手印，似中了绝毒的掌力而死！

尸旁留下一张红色名帖仅书“太阳神”韦明远六字。

韦明远曾在半年前以重创之躯，再受公孙楚与孔依萍各一掌击落江中，应是必死无疑，死人岂能复活！

再过一月，崆峒掌门孔依萍又是同样地暴毙。

这一来证实韦明远确未身死，而且开始报复昔日围攻之仇，敏感的人猜测下一个暴毙的人将是昆仑长老钟二先生，

然而钟二先生，自武昌江畔断臂后，即告隐居，莫知其所踪。

怪事又传，几乎在追风剑客身死之同一日，关外长白派总坛漏夜为人闯进，帮主白冲天不在，此闯入者为一黑衣蒙面少年，手使铁剑，几乎屠尽帮中好手，末后血手留名，赫然又是韦明远！

昆仑长白，天南地北，两下相距万里，韦明远即使两肋生翅，也不能在一夜之间赶到，是以这期间定有另一人假冒韦明远，然两地留名，笔迹如出一人之手。

孰真？孰假？扑朔迷离，令人满头雾水。

且不提江湖中血雨腥风，疑云重重，只说长白帮主白冲天，事变之日，不在总坛，又在何处？

他正在浙江雁荡山中，紧蹑于一人身后，此人身材高大，装束虽是山樵村老，行踪颇为矫健，正是受伤于七宝寺中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。

他一路翻山越岭而行，逐渐来至山巅一个湖泊之畔，极目四寻，终于给他发现了一所小茅屋，背峰而建，面湖而筑，景色十分幽雅。

许狂夫轻轻地自语道：“是了！一定是这里了！”

他毫不犹豫地直向茅屋走去，相距尚有十余丈，即似是不不及待地高声大喊道：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深山来旧友，何以慰我心！胡四哥，我不相信你没有看见我？”

茅屋门一开，探出一张皓首眇目的老脸，亦正是幽灵谷中，死里逃生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。

两个老友再次相逢，都是十分激动，四只手紧握在一起，久久还是舍不得分开！

相对无语良久，还是胡子玉首先问道：“许贤弟，难为你怎么又找到这里来了？”

许狂夫激动地道：“四哥！你记不记得，四十年前，我们联袂共闯江湖之时，一日为了腊雁来到此地，你曾说过：有朝我厌倦江湖，便结庐此间，青山绿水，相伴终老，当时我便记在心中，七宝寺我养好伤后，听说你逃出了白冲天之手，便到处找你，前些日子心中一动，忽然想到此地，便找来了！”

胡子玉苦笑一声道：“茅篷虽结，却非归隐，江湖子弟江湖老，我几曾厌倦了江湖，实在是被逼得无处安身，才躲到这里来了！”

许狂夫忙劝解他道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雄心未已！四哥！你何至于那样惨！从面色看，你武功又精进了不少！”

胡子玉长叹道：“那有什么用，白冲天一柄拈花玉手，得尽天下之利！”

许狂夫也忧愁地道：“当真无法对付他了吗，我一想起裘二哥的血仇，胸中就感到热血沸腾，像有一把火在烧似的……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贤弟，你还是那个急脾气，不要慌，这一年来，我用了许多心思，总算摸出了一点门道……”

许狂夫急忙问道：“是什么门道？”

胡子玉摇手道：“不忙！不忙！我茅屋中尚有‘瓮头春’一樽，腊雁几只，我们进去一面吃一面慢慢谈吧！”

许狂夫性子虽暴，急惊风遇见慢郎中，碰着了温吞水似的胡子玉，也是无法，只好跟他进了茅屋。